

热点

提个醒：

中共监控无孔不入

中共对全中国民众的监控无处不在。一位电信科长曾披露了电话监控的内幕：“……做完系统后，都在一条线上，就像一个个微信群一样，尽在眼底，只要你打电话，这条线上立即有灯闪，同时有短讯一样的响声：立即显示出你的名字和接电话人的名字，你在哪个地方，说了什么，上面看得一清二楚。”

电话监听只是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庞大监控系统的一小部分。

山西一个女警察说：“现在这个科技，只要弄谁，上网一调，就什么都知道了。手机、微信、QQ、银行卡，一查什么都知道。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和谁有联系，都能调出来。”

其实不止这些，现在“抖音”、“全民 K 歌”、“微视频”、“头条赚钱”，还有乘车、购物、办卡、买保险、领退休金、办证等等，都让注册、实名认证、刷脸等等，收集到的用户电话和住址被中共用来建立大数据。

何止是法轮功学员，其实所有在大陆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能够逃出这个无形魔爪庞大的监控网。

目前，中共的监控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声纹识别、人脸识别……手机是人们现代日常生活中几乎不离身的通讯工具，而手机监控则成了最普遍的监控手段之一。◇



美国德州州长签署共同决议案 谴责中共强摘器官

【明慧网】2021 年 6 月 7 日，美国德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签署决议案 SCR3，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的暴行。此决议案于 4 月 15 日在德州州参议院全票通过，并于 5 月 20 日在州众议院一致通过。

这种共同决议案在德州议会所有类别的决议案中最具影响力，经参众两院通过并由州长签署，代表德州政府最强有力的一致立场。

该决议案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达拉斯最大报纸《达拉斯晨报》在 6 月 1 日的报道中提及该决议案在州议会通过。文章中指出，根据国际媒体的报道，确信（中共）强摘器官发生在数十万被监禁者身上，主要是法轮功学员。

决议案中提到，中共欢迎大规模的“移植旅游”，急需移植的个人需要支付成千上万美元进行一台手术，而每年的移植手术数量高达 6 万至 9 万个。移植数量远超过该国自愿捐赠器官的数量。而且，中国医院可以安排两周内对主要器官的移植，表明了他们对于这些器官“捐赠”的邪恶的预见性。相比之下，在美国十分发达的器官捐赠系统中，接受者需要按照一份严格排

布的名单等待器官移植。这些移植的时间无法预测，因为器官可能数百天内都无法得到，或者对某个具体病人来说来不及得到。

德州的一名器官移植专家霍华德·蒙苏尔作为参加 SCR3 决议案听证会的证人之一向议会作证，10 年前，他有一名肝癌患者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回到美国 8 个月，仍死于癌症。

蒙苏尔医生表示，那时他不知道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暴行。他说，如果那时要知道，他会警告病人不要被卷入中共强摘器官的罪恶中。他说：“我们真的要保护人们，不要再这样做了。而且我们必须惩罚参与其中的人。”

决议案鼓励医学界通知德州人有关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风险，以避免德州居民无意中参与（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谋杀。决议案最后敦促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通过法律并采取措施禁止美国医疗和制药公司与中国参与强摘器官的同行公司之间的任何合作，禁止那些参与不道德的摘取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人入境美国，并对这些个人进行起诉。◇

“这个诊断结果，对我来说，是判了死刑”，她说，当拿到3期乳腺癌诊断结果的那一刻，她感到世界崩塌了，“如同掉入深渊，找不到出路。”

8次化疗所带来的痛苦，让她几乎放弃求生的意志。就在她认为自己的人生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另一扇门为她打开了。

秋燕(Thu Hien Ta)，33岁，来自越南北部富特省林同县。她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歌手、舞台演员，同时经营着自己的家族小生意。

2015年，第二个女儿出生后，她感到身体不适。她注意到右乳房上有一个肿块，这个肿块最初很小且硬，但在很短的时间内，肿块变大了。由于身体异常疲劳，秋燕去越南的国家癌症医院体检，诊断结果是灾难性的，她患有3期乳腺癌。医生建议她立即手术。

秋燕说，她感到极度绝望，同时担心两个女儿的未来。“我眼前的一切都坍塌了，我感到这是我的终点。我的家人都感到震惊和绝望。”

第一次手术后，她的身体并未出现任何改善的迹象，并且肿瘤越来越大。在医生建议下她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秋燕说，术后化疗是这场战役中“最艰难的部分”，吞噬着她的健康，带来无尽的疼痛和疲劳。“我经历了8次化疗。五年内，我的卵巢不能正常工作，这意味着五年中，我不能怀孕、生育。”

在最后几轮化疗中，秋燕想放弃。“被病痛折磨了这么久后，我的身心到了极限。我连续呕吐了48个小时，无法进食进水。我记得，我乞求丈夫让我死去。目睹我的痛苦，家人的心都碎了，担心我的日子就快到头了。”

转机

2015年10月，完成第8次化疗后的秋燕回到家中，遇到表姐。表姐64岁了，刚从教师的职业退



◀左为 Thu Hien Ta 2015年化疗中的照片；右为恢复健康后的照片。

美丽女歌手经历的两次奇迹

休，“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多了。”表姐递给她一本名叫《转法轮》的书，告诉她，这本书将帮助她走出黑暗和艰难时刻。

《转法轮》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法轮功是基于“真、善、忍”为原则的古老佛家修炼功法，包括五套功法动作，祛病健身效果神奇。《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球公开发行。

秋燕说，“她认真告诉我，这是一本最珍贵的书。我应该阅读，并相信书中所说的。”

在患癌之前，秋燕不相信神灵。就像任何无神论者一样，她不相信任何超越科学的事情。但是，在听到表姐学习法轮功后“健康得到很大改善”的经历，她决定试一试，希望能有更多的日子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神奇的是，读完《转法轮》后，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身心轻松。

“我感到身体像云彩一般轻盈。睡觉时，觉得身体好像可以飘起来一样。最神奇的是，所有的疾病、恐惧和垂死的念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念头不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秋燕说，在炼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后，她感到身体有了“巨大的变化”。“我在一家军方医院做了体检，医生说我的血液检测数据，比正常情况好很多。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书中所教导的核心原则，打动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180度的变化。现在，我相信神佛的存在了，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因缘关系。”

“另一次奇迹”

修炼法轮功后，秋燕经历了“另一次奇迹”。虽然医生对她实施了卵巢功能紊乱的五年治疗计划，注射了药剂让她的卵巢失效，但是她怀孕了。

医生建议她不要怀孕或生孩子，因为这可能引发癌症复发，甚至断送了她的性命。

“但是，修炼法轮功后，我的身心健康改善了。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我珍视这个孕育在我子宫内的生命，我决定留下这个孩子。丈夫支持我的决定。”

10月怀胎后，一个漂亮的女婴出生了，体重8.8磅。“现在，我的女儿4岁了，健康、聪明、可爱。我的医生、亲人和朋友，都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

秋燕说，恢复健康后，她教导孩子坚持道德操守和心中的信仰。

“我希望帮助女儿明辨是非，分清任何事情存在正负两面。慢慢地，他们就会形成在矛盾中改正自己的习惯。‘真、善、忍’，已经在我女儿的心中扎根了。”

最后，她说：“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

山东省监狱恶人叫嚣：“让你生不如死”

【明慧网】山东省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长期的残酷折磨、迫害，在这里被非法关押的多名法轮功学员公丕启、王新博、钱栋才、吕震、吴家俊、王玉宝、王洪章、王文中等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有背后警察指使的打手犯人多次扬言：“折磨不死就行，让你生不如死”。

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信仰，狱警怂恿形形色色的刑事犯人对法轮功学员在肉体与精神上进行摧残，如：拳打脚踢、扇耳光、上夹棍、鞋底抽、挠脚心、连续数天不让睡觉、数十小时的长期罚站，24小时手铐脚镣加身关禁闭室、长时期看诽谤大法录像等等恶毒迫害手段。警察还指使犯人对法轮功学员上厕所受限制。对出现生命危险的、打伤打残的法轮功学员，送监狱医院抢救后，回来后接着迫害洗脑。

青岛公丕启被迫害致死

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退休上校军官公丕启，被非法判刑七年半，于2021年4月12日晚在山东省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头部有伤，耳朵有血流出，头部肿胀并且湿漉漉。



▲公丕启

蒙阴县吕震被酷刑摧残致死

临沂市蒙阴县法轮功学员吕震，重庆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学生，品学兼优，2004年12月被诬判11年，关入山东省监狱。



▲吕震

2009年6月初，时任监区长张磊光、教导员李伟、狱警陈岩等指使罪犯对吕震严管迫害。罪犯谢晓刚、李大鹏、蔡和杰等把吕震关进严管室，对其拳打脚踢，大打出手，使尽各种酷刑和招数，一连迫害十几天，最后将奄奄一息的吕震的双手双脚捆绑一起，头朝下，脚朝上吊挂起来。6月20日晚，33岁的吕震被酷刑摧残致死，其情景惨不忍睹。

手，使尽各种酷刑和招数，一连迫害十几天，最后将奄奄一息的吕震的双手双脚捆绑一起，头朝下，脚朝上吊挂起来。6月20日晚，33岁的吕震被酷刑摧残致死，其情景惨不忍睹。

青岛钱栋才被迫害致死

从2004年3月初，青岛法轮功学员钱栋才就受到山东监狱狱警及刑事罪犯的极端迫害和残酷折磨。暴徒把钱栋才关押在严管室中，七、八个杀人犯、黑社会凶犯及其他流氓罪犯，昼夜轮流施暴，把他摁在地上拧胳膊压腿，拳打脚踢，用鞋刷子把儿刮肋骨、后背前胸，用牙刷子把儿旋拧十手指缝，致使钱栋才手指皮开肉绽，露出骨头。罪犯们用鞋底猛打钱栋才臀部及其全身，用脚拧踩其头部、胸部、脚背、手背，罚站、罚蹲、罚面壁蹲马弓步，昼夜不允许睡觉，并强行灌辣椒水。恶徒们怕暴露恶行，在严管室内昼夜开着电视，故意放大音量，掩盖其邪恶行为。

2005年秋天，在山东监狱齐晓光、张磊光的支持下，恶警李伟、陈岩指使一群犯人，对钱栋才进一步实施了罚蹲、不许睡觉、毒打与酷刑折磨。

2006年2月4日，48岁的钱栋才被山东省监狱夺去了生命。

淄博王新博被摧残离世

淄博市法轮功学员王新博，2004年3月初在山东省监狱，受尽了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摧残、生活上的虐待、人格上的侮辱。至2006年，王新博被长期隔离严管，精神、肉体受摧残，多次休克，在生命垂危之际，被送往监狱医院。狱警害怕承担责任，即通知家属办理王新博监外就医，临行前医院对他注射了不明药剂。



▲酷刑演示：牙刷钻指缝

然而王新博被家人接回家后，他腹部极度膨胀，浑身疼痛难忍，当送到当地医院一检查，内脏严重损伤，双腿严重水肿，经穿刺腹腔抽出的全是黑红的血。王新博于2006年2月10日离世。

临沂沂水县王文中被迫害致死

王文中于2011年11月6日被潍坊市奎文区公安国保大队绑架，遭非法判刑七年半，被关押于山东省监狱。



▲王文中

2018年1月12日上午11点，监狱给王文中的姐姐打来电话，要求家人速去。王文中的姐姐、姐夫急匆匆的赶到山东省监狱医院，在太平间见到王文中的遗体，看到原本身高近一米七、体重一百七十~一百八十斤的兄弟瘦得皮包骨头，蜷缩成一团，瘦的肚皮贴着脊梁骨。◇



▲山东省监狱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91号，上图山东省监狱大门口。

高僧：你办案时心里真有国法吗？

【明慧网】人生在世，古今都有当官当差的。同样是当官当差，有的人心怀善良为民造福，有的人却害人伤己遗祸子孙。分享两个古今事例，引以为鉴。

迎合权贵谋私利 获罪于天

清代学者袁枚在《新齐谐》里记载了一则某侍郎因为执法中贪图私利而遭报应的故事。

清代乾隆二十年间，朝廷派某侍郎大人，到黄河视察，住在陶庄公馆。除夕夜侍郎与随从提着灯火巡河，与当值的主簿喝了些酒。侍郎回到陶庄公馆后很快入睡，睡梦中见到了去世的母亲。母亲见该侍郎来到这里，大惊道：这里不是人间，你来到这里怎么能回去呢？于是，带侍郎去求河西边的高僧想办法让侍郎回到阳间。

他们来到庙宇见到高僧，侍郎跪下叩拜，高僧不理他。侍郎问高僧：“我奉天子之命来巡查黄河，有什么罪行该死，也应该告诉我，让我心服口服啊，为何您不理我呢？”老僧笑道：“你杀死的人太多，福祿已经耗尽，还问什么？”侍郎说：“我杀人虽多，但那些都是按照国法应该杀的啊，并非我的罪过呀！”高僧说：“你办案的时

候，心里真有国法吗？你只是贪图私利，迎合权奸，想得宠升官而已！”

老僧取案上的玉如意，直指侍郎的心。侍郎觉得一股冷气刺入心窝，冷彻五脏，心跳不止，汗如雨下，害怕得不能说话。过了一阵后他说：“我知罪了，以后改过，行吗？”高僧说：“你并非能够改过之人，但今天还不是你的死期，以后下地狱再算总账吧。”于是吩咐一个和尚送他回阳间。

这时，他死去的母亲走过来，哭道：“儿啊，你活不了几天了！你为什么在执法时，不秉公办事，却贪图私利，迎合权奸，妄想得宠升官呢？”侍郎面对母亲，无地自容，长叹一声，从梦中醒来。不久，该侍郎生病，吐血而亡。

侍郎在执法过程中迎合权贵谋取私利，获罪于天，祈祷忏悔为时已晚。人的命由天定，而福祸由人心主宰，所以人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为人处世，都应以天道为准则，心存善良，不以任何借口戕害他人。



公门里面好修行

在衙门里行事事关百姓身家性命，所以慈善的人即便对真正的罪人施刑，也会心怀宽仁。

《坐华志果》记载：吴兴县有一位大中丞，他的先父曾经当过郡府的刑杖手。他经常对同行们说：“公门里面好修行！咱们在公门不做善事，就像走进宝山空手而回一样。”这位刑杖手老先生，每天晚上都会把打人的刑杖浸泡在尿桶里。为什么呢？因为小便可以化瘀生肌，浸泡后的刑杖打人，虽打得皮开肉绽，血肉狼藉，但不会化脓糜烂。老先生就用这种办法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老先生说“公门里面好修行”，是指身在嘈杂的衙门，其实反而更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保护百姓，不仗势欺人、不伤人害命。老先生的仁爱之心符合了天道，虽然未出家入庙，也是在积德修身了。◇文/芝兰

八年级学生：“我们必须把握舆论导向！”

觉醒

【明慧网】一天傍晚，路遇两名八年级学生。我问她俩：“知道那个所谓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吗？”她俩说：“知道，课本上的假自焚都扯掉了！”

我说：“刘思影的气管切开了，4天就能说话，还能唱歌，那不是骗人吗？！”其中一个学生说：“阿姨，我很想与你讨论讨论这些问题，我对很多事因不理解而觉得很苦恼。不能再让共产党用谎

言误导好人了，我们必须得把握舆论导向！”

我说：“对，你很有头脑！共产党就是靠谎言欺世，引导人们一切向钱看。现在包括大学生在内，入党就是为了毕业后能找一个好工作，升官发财，没有真想为老百姓办实事的。”

这个孩子说：“我们要为中国争光！”我说：“对，中共不等于中国！我们是中华儿女，炎黄子

孙，不是马列子孙！马克思、列宁是外国人，怎么能是他们的子孙！这是误导和侮辱中国人。”另一学生愉快地说：“我们今天长知识了。”

她俩都入过共青团和少先队。我分别用“学洁”、“学杰”帮她俩退出团队。我说：“希望你们纯洁洁做人，学习杰出！”她们高兴地挥手与我道别，说希望能再见到我。◇